

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人际交往关系困扰现状及成因研究

庄君仪 李欣源 孟凡莹 杨凤书 李蕊 徐洋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昆明

摘要 | 目的: 调查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人际交往中存在的问题的原因, 为针对性实施改善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人际交往问题提供依据。方法: 运用中文版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测量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的160名青少年的人际交往能力。结果: (1) 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超过半数在人际交往上存在一定问题; (2) 其中性别因素和亲属状况与人际交往能力均存在显著的统计差异; (3) 导致西南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出现人际交往问题主要是家庭背景、教育背景、个体背景三个原因。结论: 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对其人际交往有着一定的影响, 可以通过家庭、情感、学校三个层面改善西南民族地区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 进而改善其人际交往。

关键词 | 西南民族地区; 留守经历青少年; 人际交往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2023年8月教育部发布的教育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是1550.56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达3.76亿人, 较2010年增长69.7%,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63.9%^[1]。由于家庭经济的约束、在城市就学的障碍和户籍制度的壁垒, 在城镇化早期阶段, 大多数父母进城务工时将他们的孩子留在家中, 让其他家庭成员帮忙照顾^[2], 从而导致了“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出现。留守儿童身心方面的健康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随着一代又一代的留守儿童不断步入社会, 他们心理健康的问题在社会上逐渐凸显。

通讯作者: 孟凡莹,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教师、助教, 研究方向: 心理健康方向。

文章引用: 庄君仪, 李欣源, 孟凡莹, 等. 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人际交往关系困扰现状及成因研究[J]. 中国心理学前沿, 2024, 6(4): 610-618.

<https://doi.org/10.35534/pc.0604069>

人际关系即人与人在交往中建立的直接的心理上的联系，是人與人交往关系的总称，也被称为“人际交往”，通常包括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等^[3]，本调查研究的人际关系是指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在其所处的特定学习、生活与社会实践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心理联系。

个体一生的成长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适应能力发展的深远影响。同样，留守情境对其社会适应能力以及未来发展均会产生显著影响^[4]。父母监护关爱责任的缺失是留守儿童产生消极的情绪、认知、以及社交方式的主要原因，留守儿童还可能由于父母的关爱缺失造成童年期创伤^[5]。同时对于新生代外来务工的留守群体的研究调查也发现，与父母的分离会影响留守青少年的依恋质量，进而对他们未来的社交产生影响。留守经历会让个体在与人交往时面临更多社交困难^[6]。由此可见，留守儿童在人际交往方面上存在的一定问题不容小觑。

本文归纳了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人际交往调查研究中的关键问题，讨论了人际交往的影响因素，维度分析，原因分析。此基础上，对西南民族地区留守儿童人际交往的改善进行了展望。因此本次调查研究立足于对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的人际交往的实际梳理和总结了学术界对此话题的讨论。

2 方法

2.1 被试

本次调查问卷共 165 人填写，其中有效问卷为 160 份。其中云南省民族地区约占 40%，贵州民族地区约占 28.1%，四川省民族地区约占 31.9%。并通过地区、性别、民族、学历、亲属状况、年龄、留守年份七个人口变量学进行统计整理，如表 1 所示。

表 1 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调查问卷的人口变量学统计表

Table 1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the questionnaire for adolescents experiencing left behind in southwestern ethnic areas

	变量	N	百分比 (%)
地区	云南省	64	40
	四川省	51	31.9
	贵州省	45	28.1
民族	汉族	94	58.75
	少数民族	66	41.25
留守年份	5 年以下	71	44.38
	5 年及以上	89	55.62
年龄	13 ~ 19 岁之间	61	38.13
	20 ~ 25 岁之间	99	61.87
亲属状况	非独生子女	143	89.38
	独生子女	17	10.62
性别	男	48	30
	女	112	70
学历	本科学历及以上	44	27.5
	本科以下学历	116	72.5

2.2 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郑日昌等人^[7]编制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测查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的人际关系困扰。问卷共28题,包括四个维度:交谈交流困扰、交际交友困扰、待人接物困扰、异性交往困扰。采用5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人际关系困扰越严重。问卷总的Cronbach's α 值为0.87,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其中,每个维度共7个问题,满分是28分。答是得一分,答否不得分。

若得到的总分为0~8分,说明与朋友交往上的困扰较少;若得到的总分为9~14分,说明与朋友相处存在一定程度交往困扰;若得到的总分为15~28分,则表明与朋友相处存在较严重的人际交往困扰。问卷分为四个维度:交往交谈、人际交友,待人接物,异性交往,共计28道题。

3 结果与分析

3.1 调查问卷结果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群体在郑日昌等人编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结果中分为人际交往关系正常(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困扰较少的)和人际交往关系存在问题(人际交往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或严重的困扰)两个程度。其中人际交往正常的占比47.5%,人际交往存在问题的占52.5%(图1)。说明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的青少年还是存在在一定程度的人际交往问题。抽取在人际交往存在一定问题的问卷进行四个维度的分析:其中有交谈交流困扰的人数占比约为55.78%,有交际交友困扰的人数比例约为69.05%,有待人接物困扰的人数占比约为29.25%,有异性交往困扰的人数占比约为41.16%(图2)。由此可见,在抽样调查的对象中有存在一定程度人际交往问题的维度分析中,出现问题最大的维度是交际交友维度,其次是交谈交流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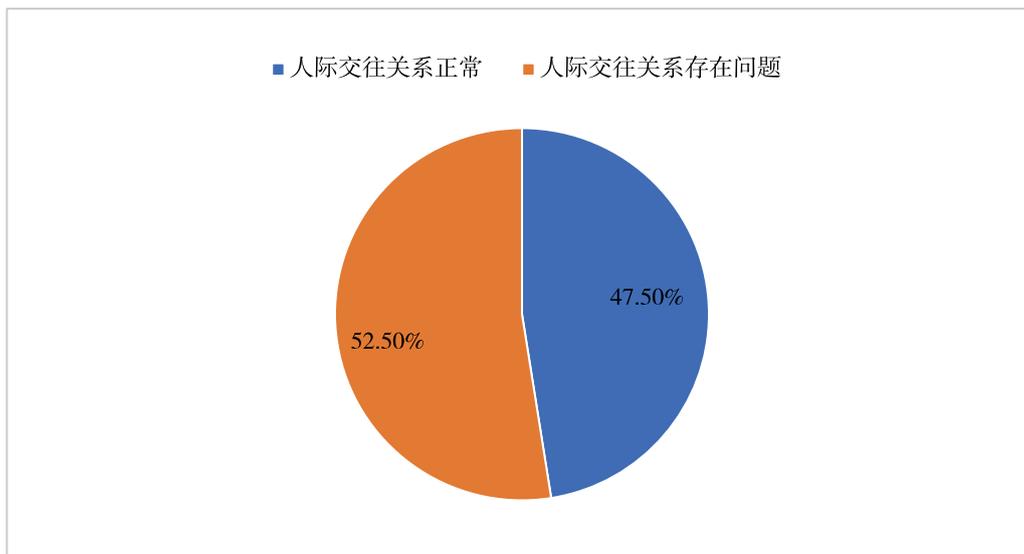


图1 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人际交往量表结果

Figure 1 Results of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cale for adolescents with remaining experiences in southwestern ethnic are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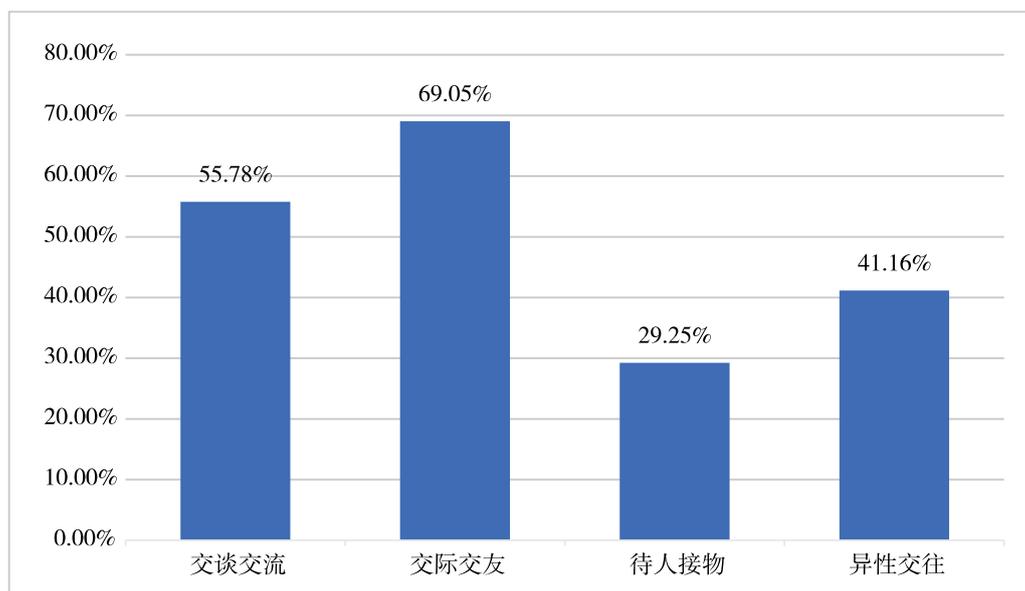


图2 人际交往四个维度比例

Figure 2 Ratio of the four dimension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3.2 被试的人口学变量分析

3.2.1 留守时间

t 检验分析发现,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的不同的留守时间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上的平均得分没有统计差异,如表2所示。

表2 调查对象的人际交往得分和留守时间的关系

Table 2 Relationship between survey respondents' interpersonal scores and length of stay

	留守5年及以上 ($M \pm SD$)	留守5年以下 ($M \pm SD$)	<i>t</i>
人际交往总分	10.03 ± 5.99	7.86 ± 6.34	0.02

注: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下同。

3.2.2 性别结构

t 检验分析发现,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的不同的性别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上的平均得分存在显著的统计差异,如表3所示。

表3 调查对象的人际交往情况和性别关系

Table 3 Interpersonal situation and gender relations of survey respondents

	男 ($M \pm SD$)	女 ($M \pm SD$)	<i>t</i>
人际交往总分	9.27 ± 7.55	8.98 ± 5.59	0.81*

3.2.3 民族结构

t 检验分析发现, 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的不同的民族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上的平均得分没有统计差异, 如表 4 所示。

表 4 调查对象的人际交往情况和民族结构

Table 4 Interpersonal situation and ethnic structure of survey respondents

	汉族 ($M \pm SD$)	少数民族 ($M \pm SD$)	<i>t</i>
人际交往总分	8.96 ± 5.67	9.23 ± 6.98	0.79

3.2.4 受教育水平

t 检验分析发现, 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的不同学历水平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上的平均得分没有统计差异, 如表 5 所示。

表 5 调查对象的人际交往情况和受教育程度关系

Table 5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pondents' interpersonal statu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本科学历及以上 ($M \pm SD$)	本科学历以下 ($M \pm SD$)	<i>t</i>
人际交往总分	10.07 ± 7.07	8.69 ± 5.86	0.21

3.2.5 亲属状况

t 检验分析发现, 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的不同亲属状况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上的平均得分存在显著的统计差异, 如表 6 所示。

表 6 调查对象的人际交往情况和亲属状况关系

Table 6 Interpersonal and kinship status relationships of survey respondents

	非独生子女 ($M \pm SD$)	独生子女 ($M \pm SD$)	<i>t</i>
人际交往总分	8.80 ± 5.77	11.35 ± 9.10	0.27**

3.2.6 年龄情况

t 检验分析发现, 项目、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的不同年龄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上的平均得分没有统计差异, 如表 7 所示。

表 7 调查对象的人际交往情况和年龄的关系

Table 7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pondents' interpersonal status and age

	13 ~ 19 岁 ($M \pm SD$)	20 ~ 25 岁 ($M \pm SD$)	<i>t</i>
人际交往总分	9.33 ± 6.60	9.04 ± 6.20	0.85

4 讨论

4.1 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人际交往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经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的青少年人际交往的问题人数占比约为52.5%,通过SPSS软件得出问卷平均得分和人口学变量中的性别、家庭情况存在显著的统计差异。

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的人际交往存在性别差异。其中男生的人际交往困扰状况较女生的人际交往困扰情况严重。或许是因为女生较男生而言更乐于交往,且更具有同情心、亲切感、关心他人等亲和取向的心理特点,容易与朋友们互动,获得亲密的友谊,进而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8]。除了性别本身差异导致的人际关系不同外,上一代人对不同性别的后代可能也可能存在不同的期待值。在隔代教养家庭的留守儿童中,祖辈教养人更加偏爱男孩,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导致^[9, 10]。该行为可能导致留守儿童中的男性出现目中无人的问题,从而造成其人际交往困扰。而且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的人际交往还存在家庭情况差异。其中独生子女的人际交往困扰状况较非独生子女的人际交往困扰情况严重。或许留守儿童中的非独生子女在家庭中除了祖辈的教育还有同伴的陪伴,更能学会人际交往。

综上所述,改善留守儿童的人际交往困扰应该从留守儿童小时候的生长环境进行改善。目前留守儿童的教育中隔代教育所占比例居高不下,留守儿童心理发展受阻,行为风险日益严重这多源于家庭、学校等多个方面。

4.2 原因讨论

通过本次调查总结,确定了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存在的人际交往问题,主要体现在交谈交流和交际交友两个维度上。并通过文献查询和对其人口变量学等多个方向进行原因的分析和问题解决方法提出,希望能对未来有留守经历的青少年在人际交往方面的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

4.2.1 社会背景

经过近10年的不懈奋斗,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11]。随着经济都不断发展,人们对精神层面的重要性也越发重视。其中人际交往是每个人生活中的必修课,也是精神文明中的重要一点。研究发现,人际交往能力水平较高的个体,往往拥有较高水平的自尊,能够获得更多的正性情绪体验^[12]。并且人际交往能力越强的个体,羞怯水平越低,越是能够获得更高的宿舍归属感,与同伴相处得也更加融洽^[13]。

4.2.2 家庭背景

留守儿童与父母交流较少,导致其在向父母寻求关联性的心理需求时无法得到满足,对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产生直观的不利影响^[14]。容易导致留守儿童在人际交往上出现交流恐惧和孤独心理。

交流恐惧是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的心理活动,是由家庭环境通过个体的内部因素对问题行为产生的间接的影响。有研究发现,家庭环境的亲密度因子与儿童的伙伴交往能力呈正相关^[15]。

除此之外孤独感是学者普遍关注也是留守儿童报告最多的情绪体验。留守儿童普遍缺少与家人的交流与沟通,由于亲情缺失导致产生较低自我概念和安全感的缺失^[16],当他们认为自己的人际关系状

态不佳或感到不满意时,就会产生孤独感而造成交流障碍。

一般来说,留守儿童很难体会到家庭给予的温暖,这样容易使他们觉得父母是不关心自己感觉自己非常无助。渐渐的和社​​会脱节,拒绝社会化,最终导致其人际交往出现问题。

4.2.3 教育背景

学校作为农村留守儿童生活的主要外部环境之一,学校环境不可避免地将会影响到留守儿童的心理和行为。研究表明良好的学校硬环境和软环境有利于制约学生的不良行为,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生^[17]。

研究发现,随着教师对留守儿童关心的增加,留守儿童在老师来源的价值肯定逐渐增加^[18]。但是目前西南民族部分地区尤其是留守儿童较多的地区的教育资源还存在老师素质参差不齐等现象,因此对于学生心理健康存在着不够重视等问题。

4.3 调查不足和展望

首先该调查对象针对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其生活环境和习俗可能其他地方存在差异,本结果扩展到其他地方的有留守经历青少年的需持谨慎态度。其次,尽管本次调查分析了导致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的人际交往问题的原因,但并未进行实地实验,因而解决方案尚不能为解决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人际交往的实际问题提供十分充分的直接证据,今后将进行实地实验分析,进一步对本研究的结论加以验证。

4.4 解决方案

4.4.1 家庭层面

家庭环境的提升可以有效缓解留守儿童的交流恐惧心理,临时监护人和父母应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加强和留守儿童的交流。由于具有良好家庭环境的个体接收到更多的情感支持,并有安全感^[19]。

各个高校可以利用三下乡活动深入西南民族地区的留守儿童的家庭,了解其家庭环境。并对其临时监护人进行沟通和交流,通过家庭教育为其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从而改善其人际交往能力。

国家层面上可以通过出台各项政策,呼吁社会上各方爱心人士帮助和开展“手拉手”等以家庭为单位的互帮互助活动。让留守儿童们感受到小家和大家的温暖。

4.4.2 学校层面

西南民族地区的学校教师,也需要将集体作用有效地发挥出来,让留守儿童可以体会到来自集体的温暖,进而促进他们身心健康成长。帮助留守儿童正确认识自己、改善人际交往技能、缓解在人际交往中的出现的忧虑、紧张等不良情绪等^[20]。学校教育是目前改善人际交往最主要的方法之一,教育不仅有教书育人的任务,也有完善人格的任务。

各高校积极参与支教社会实践活动。为留守儿童们开展更多的社交活动,提供更多的交往的平台。改善他们的社交能力。

5 总结

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中,半数存在人际交往方面的问题,其中在交谈交流和交际交友两

个维度中存在的问题较为明显。后通过文献分析等方法对西南民族地区有留守经历青少年的人际交往的现状和具体维度进行问题、原因等方面的分析,并提供了针对性的意见,希望能对未来有留守经历的青少年在人际交往方面的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

参考文献

- [1] 吕利丹,梅自颖,李睿,等.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最新状况和变动趋势2010—2020[J].人口研究,2024,48(1):103-117.
- [2] 段成荣,吕利丹,郭静,等.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学刊,2013(3):37-49.
- [3] 姜政敏.大学生人际关系与手机依赖的关系探讨[J].西部素质教育,2024,10(3):178-181.
- [4] 王亭月,郭成,缪华灵,等.新冠肺炎疫情下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及其与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43(8):1-9.
- [5] 徐滨,宋倩,张建华,等.留守经历大学生童年期创伤的影响因素[J].中国学校卫生,2020,41(6):889-892.
- [6] 刘志军,徐芳.留守经历与社交困难——基于新生代外来工的实证分析[J].社会发展研究,2020,7(3):61-78,243.
- [7] 郑日昌.大学生心理诊断[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 [8] Rogers A A, Updegraff K A, Santos C E, et al. Mas - culinity and school adjustment in middle school [J]. Psychol Men Masculinity, 2017, 18(1): 50-61.
- [9] 陈传锋,高瑜婕,杜晓凌,等.隔代教养家庭幼儿的说谎行为研究[J].教育导刊(下半月),2021(4):33-39.
- [10] 凌辉,郑梦娇,张建人,等.隔代教养对6~12岁儿童自立行为的影响:孙辈性别的调节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1(4):799-802.
- [11]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J].人民日报,2021-02-26.
- [12] 吴文君,向小平.大学生同伴交往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人际交往能力的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0,28(4):585-591.
- [13] 孙月,陶唯唯,马宗硕,等.羞怯与大学生宿舍归属感的关系:人际交往能力、偏执和信任的中介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20(6):75-81.
- [14] 廖锦千,刘衍玲,陈帅,等.家庭与学校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自尊与生活满意度的链式中介作用[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45(12):2-11.
- [15] 刘惠军,王晶.同伴接纳、家庭因素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5(3):27-32.
- [16] Weiss R S. Re Ec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Loneliness Research [J]. 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1987(2): 1-16.
- [17] 蔡毅强.立德树人环境创设的隐性教育研究——基于环境心理学理论[J].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0(3):153-156.
- [18] 黄梦杰.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持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6.
- [19] 顾莉萍,陈昂,邓成,等.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与家庭环境关系的调查[J].临床儿科杂志,2014,32(10):965-969.

[20] 李德勇. 农村留守儿童自卑心理的成因及表现 [J]. 资料, 2013 (20): 121-122.

A Study on the Status Quo and Cause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Disturbance of Left-Behind Adolescents in Southwest Ethnic Areas

Zhuang Junyi Li Xinyuan Meng Fanying Yang Fengshu Li Rui Xu Yang

Haiyuan College,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f adolesc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in southwest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to provide basis for the targeted implementation of improving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roblems of adolesc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in Southwest ethnic minority areas. Method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omprehensive Diagnostic Scale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interpersonal skills of 160 adolesc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in southwest ethnic areas. Results: (1) More than half of the adolesc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in southwest ethnic areas have some problems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2) There are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among gender factors, relative status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3) Family backgrou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individual background are the three main reasons that lead to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roblems of left-behind adolescents in Southwest China. Conclusion: The growth environmen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southwest ethnic areas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thei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growth environmen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Southwest ethnic areas can be improved through family, emotion and school, so as to improve thei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Southwest ethnic areas; Left-behind experience youth;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